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唐　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六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錄父事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卜葬以某月日且迫敢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穸予閱其始卒

乃謂曰是葬也盍得禮矣今貴家富族將葬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違禮過時久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安得拒而勿銘也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齔而孤教育于季父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徙并民處之京輔考於時至京師遂家焉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

極者居久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齎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殁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軀符有慕仕進心至親之喪顧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因刻力事生非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葢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勿愈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四男五女長子孝山次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其年八月之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先

墓之次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牽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已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叔父墓中

唐季我先人瑩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葬叔父
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社開近歲連上書天子哀
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
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姓為地法利坤
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
承昫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
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故昭
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

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為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閨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見望之叔母拜堂下畢即曰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誡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户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

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為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為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誡之深辭旨穆毋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去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毋血涕以奉教

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惸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嚱過此兮毋曷為知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畧陜西知君最為詳惧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

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曽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懽呼曰神乎雖戎

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
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
朝廷署故寛州為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
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
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
所周給常自觧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怨中事來
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奬之屬羌愛服
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冦

寨冠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

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
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為邊
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
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綵以旌
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
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
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
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

愛其類盖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
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悪合夏
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
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
恩意如青澗馬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强自處未嘗出
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
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
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氷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

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覺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伏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

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持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懐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馬騎是縁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羌屬不

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强梗在原為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言二州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余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

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圍忌此城君遣人入寇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寒苦城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君少孤

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
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
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
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
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
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
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
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於縣庭而請

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歛手其族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嘗正內為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

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擿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人也祈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卒寍龍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甞遣諜者入寇中凡半歲間而寇誅握兵用事二三入諜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歿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寇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於召公

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葢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

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而
乃歸曰道其在是矣葢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
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
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志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
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凡之洛者有不之公府

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

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寔其終之季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七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宋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歴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

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葢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絶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曽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

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
纎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
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
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
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絶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
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歴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

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常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

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賊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于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奸

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貿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

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歴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悦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

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葢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

書左丞知兖州嵗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産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禄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賔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

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
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
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
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
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
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畢州團練推
官張導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

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

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

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

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

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毘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宫臣國公

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

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

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黄耇喪于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貽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歴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

忱慥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幷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

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葢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内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

兵益虜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
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
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
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
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
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
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
為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

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
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
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
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
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
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
太后王祿產欲強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
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

二歳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為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

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它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曽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絶於微或亡其序不絶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緜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

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吏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宫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彼時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往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
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人皆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
其形狀聲音皆是于是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居數月召還糺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
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
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

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毁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

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冐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

令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豕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
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
醫教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
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
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
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
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

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言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
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
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
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
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
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
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

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熈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非

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戸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琠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戸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諭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

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所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歐陽修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眖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

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絶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益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説無不記覽通達而絶口不道於人故晩始侍讀于中上嘗歎

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

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内地公疏言謂奸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内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宫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

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戸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冐耕河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税

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

家特贈工部侍郎曽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録
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
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
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寶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
初娶陳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
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喪
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
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

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

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鋭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宫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為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

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

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
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
知戰古法也乃親閲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
盜賊為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
亦莫之毀也陜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
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
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

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

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曽祖諱思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陳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實曰寘皆將作監主

簿女二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强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八

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

令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奸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

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横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陜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令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邊庭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它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

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蘢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

乗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

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

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

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焉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厲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条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覆切劘至

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弟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曽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

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明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曽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

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
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
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
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惟中止之不俾相予帝
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其在
廟器今亦有銘幽宫是閟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

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令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

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

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

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於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奸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刻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除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二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

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毋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于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

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

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巍巍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歐陽修

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

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吴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

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茘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益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恃敗而來耳豈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嘆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者六

百餘人而釋其尩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
後三日兵破茘波擒希範至弃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
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振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
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
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
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
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
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君

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
受命天子為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
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
孟香率千餘人内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
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
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户掠
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
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

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
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
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
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
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議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
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
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俾民相察
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

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曽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令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曽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

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二十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名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説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説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耶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陽脩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乃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虖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殁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没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

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奸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卒不能奪若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

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强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絶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
產之患逾年政大治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
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
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惟及
之歲至于君葢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
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愼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
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

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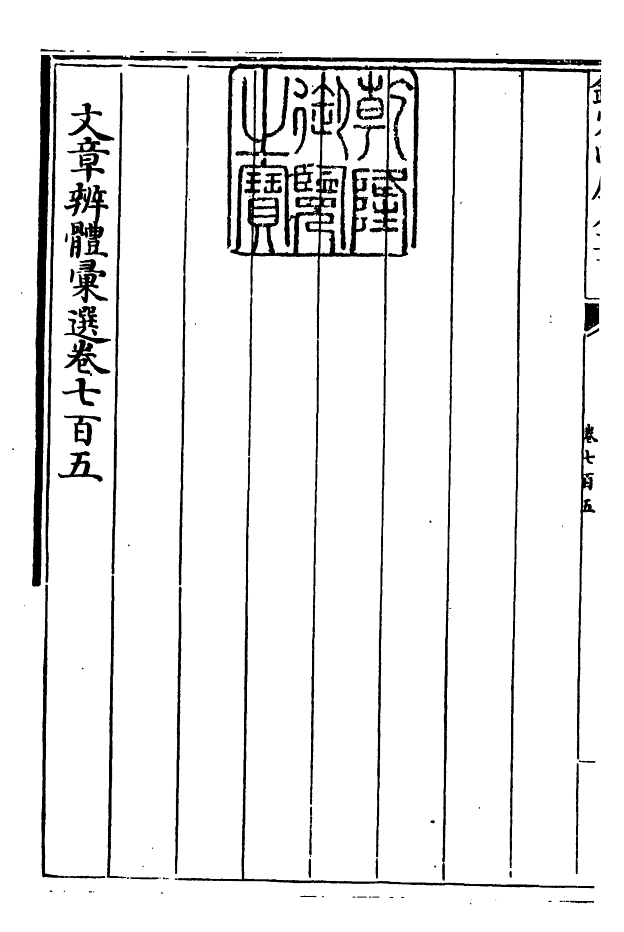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歐陽修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歷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

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慍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嘆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以來立言之士多矣

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唐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九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

子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
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且悲君之
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
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
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
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
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
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

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重弊以紓民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

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

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

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謷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于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邉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

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

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葢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叛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

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邉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字

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几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兹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五月丁丑葬於宣州

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

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
一發於詩然用以為讙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
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
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
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
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
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於太廟御史中丞
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

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歴桐城河南
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
湖州塩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
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
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
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
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

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葢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琛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黄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黄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碁父諱中雅皆不仕黄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

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年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

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茍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

歴四年某月某日塟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于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相争先後以為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游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于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
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
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
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
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
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

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

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所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守道字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甞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徳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

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名秩滿還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廢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歴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

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

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熖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餒不自

勝令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熖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其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

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毁其何傷

江鄰幾墓誌銘 歐陽修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内行修飭不妄動于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輙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蘓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

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

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甞

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録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絶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其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為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

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户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冢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

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㘹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隣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得兮吾將誰咎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徃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

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指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稿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

若尸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孰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何術以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

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

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閒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

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

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
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
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
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説
以亂經其言簡易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
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
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
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録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

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㢘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

閒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
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
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
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
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

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

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

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
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
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
殿中丞直史館𥪡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
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
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
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

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嘗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予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于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陽修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

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絍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令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

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令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禄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吴氏之鄉黨隣里皆咨嗟歎息曰吴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

葬夫人於郓州之魚山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令夫人生一男曰参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曽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参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曽多有後愈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十一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事兼管内河堤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昺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内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

葢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士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葢未嘗

自訟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

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令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令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

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

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輸權強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安石

朝奉郎尚書封司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

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葢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

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避之坐免
一官徙黄州㑹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觧
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
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
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甞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
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御
史論君甞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

者謂爲不宜夫毆未甞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令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之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

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儕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宫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

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黄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葢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吴氏最後朱

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㬥㺯年𡩋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歴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豊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輒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

以羅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為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至葢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于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葢公

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于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為寃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

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于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畧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益公既病而為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畧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

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楚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葢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

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大理寺楊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説每發一論一議暢達簡明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為吏按姦發伏振擿利害夫人之以

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
然恃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于無所
就以窮初君以父廕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
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薦
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
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
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

以柩從先人塋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塋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語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别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

宮以慰其子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為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温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甚逮事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為三班借職累遷

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廵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茍義所在樂與之為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為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為牐歲省卒

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為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為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埶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

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為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為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塟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為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為讓卒羸於強以窒於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安石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

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言欲傾修鋭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

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悟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吏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陜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

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為盗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

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

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某之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

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陜西大師范文正公鄭文肅公争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

無饜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乎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八